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北山集卷十六

宋 鄭剛中 撰

跋許右丞詩

近世家者欽慕右丞如古人某愚坐山林而不及識近  
見所為越倅潘公哀詩氣質中和字畫端重粹然不減  
親見也此詩傳之後世可以知右丞而潘公之名亦因  
以傳矣

跋中散留題

元祐中其為兒聞伯祖中散嘗宰樂清至大觀中叔父承議宰平陽紹興五年其為州幕吏蓋三世仕宦於溫矣六年秋過鴈蕩龍鼻石聞有中散書一十三字遣人平陽尋之則無承議公字畫蓋平陽經盜火宜無存者中散刻於巖壁雖百年猶新也再摹於石煩今樂清宰括蒼季公立於靈巖寺

擬跋御書羊祜傳

紹興七年九月宗祀明堂前二日皇帝書晉羊祜傳  
五千四百二十九字以賜臣某臣既再拜受賜命良刻  
摹入琬琰奉墨本藏之什襲為私門世世之寶復再拜  
而言曰孫皓失德虐據吳中地險力悍未易取也惟祜  
專務撫循使晉朝之德如陽春暖日行於積陰之上和  
氣既至冰凍皆不約而解所以吳不得抗長江不得阻  
而晉已混有之矣皇帝陛下以威武鎮艱難之運以  
仁厚申祖宗之德雖域中赤子暫謂南北而兼愛之

心同一視也祐書之作豈但游神翰墨燦奎璧而已哉  
垂休黎元意蓋有在顧臣老矣不足以對揚盛美俟布  
宣德惠有如祐者出為陛下奏平吳之策于時臣當  
自山林間捧持宸翰稽首闕廷躬上萬歲之觴臣無任  
區區

跋左達功所示李泰發詩卷

宣和丁酉某以桑梓拜天台左先生於金華于時達功  
纔十歲許侍立先生之旁照人如玉筍後二十二年達

功相訪臨安而衫猶未青也高材淹汨乃至是耶既而  
誦參政李公四詩見其稱道許與如此知達功富貴不  
晚矣

跋劉光遠百將詩

吳越抵隋唐稱名將者可百人延安劉侯為一詩誦之  
美矣雖然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威名勇怯勲業高下  
又當有他日好事君子玩弄乎筆墨之間侯其卒自勉  
也

跋了翁帖

了翁所簡記室今予不及見而識也紹興戊午禮部試進士有以周易義奏名者揭榜實記室之子予所羅而得者也是時場屋富文章而周易卷特議論邃深知其必有家學拔以魁經是為陳璿氏今讀了翁帖則陳氏之門果芳馨久矣

跋東坡帖

東坡先生之賢天下所同仰也退翁則又先生之所與

賢可知也不及拜東坡而覩其遺墨不及親退翁而識其遠孫想高躅以猶存攬餘芳而有感余生雖晚亦少慰矣

跋張大夫景修詩卷

某少年時聞毗陵有先生以詩名而不得見即今卷中姓名是也宣和壬寅識先生之子寺丞君於南昌郡又二十年見先生之遺墨於小軒玩筆力之適勁咏句法之中和薰然仁慈如對君子平昔之心亦少慰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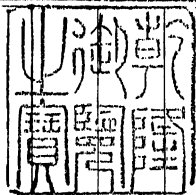
跋胡帖

資政胡丈筆語今時士大夫稱高書記翩翩不足論也  
諸帖類皆氣味醇厚議論詳密所以待幕屬之意何溫  
與機宜公裨報贊助其間者計亦數數矣

跋雷公達所示潘仲嚴詩卷

金華潘氏與予同鄉井子賤學校游從尤雅仲嚴才氣  
之豪筆語之秀不因今日詩卷而後詳也然公達自東  
吳道長沙逆犯三峽風濤之險行李間關者萬里而篋

中仲巖三十八詩與偕來無恙珍藏愛護所嚮不忘公  
達友朋之誼信如子賤所謂賢於人遠矣



北山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北山集卷十七至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邁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張慎和

謄錄監生臣隋琦

欽定四庫全書

北山集卷十七

宋 鄭剛中 撰

擬策進士

問漢高之王蜀也子房佐之反掌而成帝業先主之王蜀也孔明佐之數載不能窺中原嘗謂巴蜀地勢先主與漢高之時無異也孔明之才視子房未為相遠也而又蓄積訓練漢高不如先主之久懷輯感動漢高不如

先主之深天下之民謳吟而思者亦皆願吳魏之化為漢也然久而不能成功者其義安在豈漢高與先主不可同日而語也抑亦彼此之時勢不可以一槩論耶忠臣義士鑒古思今嘗有子房孔明之志欲扶助王室掃邊塵而靖中原計將安出

又

問易與天地準未易可知雖然潔淨精微易教也垂教者非聖人固不能若乃率教而學之其亦可論矣平居

觀象玩辭有疑於心者故今日敢與諸君談之巽風也  
如風行天上小畜山下有風蠱若此者非謂巽乎然諸  
卦有不以巽為風而曰木者何哉離火也如天與火同  
人火在天上大有若此者非謂離乎然諸卦有不以離  
為火而曰電曰明者又何耶以至地中有水師地上有  
水比類以體之遇坎則以水名象也然諸卦有不以坎  
為水而曰雲曰泉曰雨者又何耶作易者果有意耶偶  
自爾耶按卦求義不知如此類見於上下經者有幾諸

君不謂精微為難言而略之否

又

問卦以二體成者五十有六餘皆重體乾坤坎離震巽艮兌是也聖人設象名卦重體之意皆寓乎其中獨於乾坤隱而不見曰天行地勢而已此其故何也於天行不曰乾於地勢則曰坤又何也坎曰習離曰兩雷曰游艮曰兼巽曰隨兌曰麗雖是指重體抑有辨乎其無辨也謂無辨則習兩果可以相易而用否果有辨也則六

者之義各按卦以對庶祛其惑

又

問伏羲氏始畫八卦神農氏重而為六十四文王分上下經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十翼皆古學者之論也此五聖人也而易緝止曰易歷三聖何哉或曰重卦者大禹也如是則六聖人矣易緝何所據而云三耶謂禹無與於易可也柰何孫盛之言謂周公無與焉亦可也柰何韓宣子之言又錄繫文文王之所作歟抑亦夫子之所

作歟謂文王作則彖與繫辭乃十翼之數似非也謂為夫子夫子不應自贊曰知者觀彖辭則思過半矣又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是皆可疑矣非特如此十翼之目惟序卦說卦雜卦無異論餘則或以彖象分上下或以文言分乾坤十之數雖在而所以為十者異矣將何所遵乎晉太康初所得古人易有上下經而無彖象文言繫辭漢藝文志列於學官者乃十二篇又何哉其所謂十二篇者比今所傳本同歟否也諸君緡

經有年矣願聞至論以祛其惑

又

問臯陶歌虞奚斯頌魯此班固兩都賦序論也讀書誦詩竊有疑者何則歌虞之言書可詳也求之於詩魯頌乃史克所作奚斯無與焉固稱其頌魯何所見也閔宮卒章有曰奚斯所作豈閔宮以上三篇則出於史克之手其閔宮一詩乃公子之頌乎信為此論則又有愧乎正俗之作夫固一世名流也其文章豈無據如謂賦靈

光者亦有奚斯頌僖之言或者過不在孟堅乎又頌者所以美盛德之形容雖史克敢於魯作之又何也願併以告

朝旨策吳援

問將者國之輔也將門英種多在山西不識所謂輔國家者止於攻城略地却敵奏功而已耶抑亦戰攻之外猶有輔國安民之道也或謂平亂責武臣則介冑之士自有常職或謂無事之際愛惜財用整齊士卒簡練而

汰老弱屯田而減饋餉禁徼幸開邊之舉體信義綏遠  
之圖是數者有為輔國之深恭惟治朝講信修睦驪  
場安靖君輩橐弓矢讀書羣居論議亦有及此者願詳  
以告

朝旨策楊庭

問揚雄曰天地裕於萬物萬物裕於天地此言上下相  
資施報不可以偏廢也漆身吞炭結草銜環者古書具  
載不復縷數恭惟我主上御世之德有如乾健接物之

溫過於陽春中興爪牙之臣為國宣勞者固自不淺而  
天地父母之恩所以遇將帥者亦深矣高官厚廩之外  
推金帛輟玩好賜田園錫飲食厚意無一不至者宜諸  
將之鏤骨銘心以碎首捐軀自誓也君將家之秀也主  
上俾策試藝文又將易其紳笏所以寵君門者益至矣  
不識他日涖官從政圖與乃父共報主上恩者如何其  
心願悉聞之將告於朝

北山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北山集卷十八

宋 鄭剛中 撰

獨坐偶書

焚香閉草廬  
滯念掃無餘  
世事尤宜靜  
交情只可踈  
屈伸當視蠖  
濕沫戒如魚  
煖甚一牕日  
三冬宜讀書

寄徐彥偲

都城判袂十年餘  
世路艱昏跡頗孤  
顧影不知天際鴈

置身方類鼎中魚危言空慕劉蕡策痛哭難看賈誼書  
一笑何時成破涕為君握手話區區

和周希父至日雪

風吹雲葉碎顛倒六花團臘近先呈瑞陰消故作寒懶  
遊悲季子高卧愧袁安出處君休問長謠向酒闌

和符倅上范相喜雨

聖詔謙慈類禹湯雲臺得蹇破驕陽

漢明帝時大旱上登雲臺筮得蹇卦

帝不解以問沛獻王輔輔對曰蹇三秋正此憂焦窘萬  
坎上艮下此水在山之象果得雨

室今咸共喜康素扇風清端有助庾蓮水淥但知涼東  
都豈是留裴地公亦相從早趣裝

送仲列王

去年我到柳垂金今日君行柳再陰碌碌文書嘗共事  
怱怱歲月歎分襟薦才已見名難掩送別何辭酒滿斟  
夢憶西湖好風物須煩着意細登臨

送張仲仁教授

自從文墨困徒勞欽仰先生絳帳高豹固可窺嗟擬管

牛雖未解見藏刀笑言契濶生離恨歲月侵尋逼鬢毛  
金馬玉堂門戶敞會須平步慰吾曹

贈張叔靖

窮達乘除自有天豈須騰上賦鳶肩千牛疾解多憂折  
十駕徐行未必鞭再上公孫方見用蚤成賈誼晚堪憐  
第令飽貯唐虞道慷慨行觀孟子前

和吳清叟吳江歲晚書懷

雪消殘臘淨無塵官柳溪梅欲試新星籥暗移驚客夢

帝閭高啟際昌辰補天煉石曾無計却日揮戈正在人  
莫效兒曹念剛邛酒杯書卷足相親

早過烏龍嶺

烏龍嶺上萬峯巒疑是羊腸九曲盤山麓吐雲人世遠  
松梢滴露客衣寒驅馳寸祿意寧樂蕪沒小園心未安  
早願車攻歌復古不須垂老掛衣冠

憶梅

古園深處讀書牕牕外疎梅破臘芳日暮獨陪修竹靜

露寒偏帶晚風香  
清吟但喜花孤瘦  
醉賞那知樹老蒼  
千里遠移無健步  
一枝橫倚記東牆

和友人書懷

君似冰壺透裏清  
豈容隨衆話鉏耕  
自應才大難為用  
無奈詩窮益有名  
禍此遺民緣俗吏  
扶回興業賴書生  
欲煩盡挽天河水  
一洗當年海上盟

和方景南乍晴

開暑知秋近  
淮濱氣已清  
風雷驚夜雨  
鐘鼓報新晴  
霧

散槐庭曉雲開魏闕明馬行朝路穩人喜積陰傾初烏  
方爭出殘蟬莫亂鳴小牕偏得睡更待晚涼生

九月二十二日侍祠明堂口占

明廷百辟奉君王祀事嚴稱肅建章天拱星辰陪日表  
風回燈燭避龍光侍祠官拜聞鳴玉導駕班回散寶香  
宣室受釐誰入對為時陳論莫荒唐

和丘師悅二首

白菊

先放恐輸梅籬邊起早開素心甘冷澹秀色肯塵埃眼  
老書慵省官閒更不催煩君助幽勝小錫為移來

深夜

鼓聲傳永漏風露結新寒小燕金初冷孤斟玉屢乾感  
時方自歎假寐敢求安且撥爐中火清吟琢腎肝

希父刪定惠近詩一軸成四韻謝之

小研花牋字畫精五言重喜見長城工深斧鑿渾無跡  
意靜波瀾轉覺平湖上幽奇君勝賦筆端蕪陋我堪驚

貪多獨有珍藏計他日山間要眼明

隋堤口占呈李公實郎中

十年堤上草青青今日重來春夢驚  
載路壺漿皆再造向人榆柳若生平  
漸省英蕩傳聲教永願銀河洗甲兵  
鄧禹車前略無事幕中碁局夜燈明

再用青字韻

黃旗分破柳梢青旗尾穿林鳥不驚  
感極老人翻欲泣赦餘汚吏始偷生  
帳閒縹緲傳新曲酒賤蹒跚醉老兵

與子相從亦云樂袖鞭吟省遠山明

和公實早行二首

夢破事行李牕燈尚半存寒更傳古縣落月暗孤村道  
遠馬蹄薄形勞神觀昏高眠憶吾里布被擁朝曦

客子發中夜小爐香半存病軀憑瘦馬殘夢過前村柳  
近和風紫塵高望月昏何時展書卷竹屋對朝暾

和樓樞密宿泗道中書事用存字韻二首

堠碑殘字缺市屋故基存榆柳欲千里桑麻能幾村短

鞭追白晝踈幕對黃昏客枕寒無夢孤吟待曉暾

老柳不多在故家寧復存鼠癡穿敗屋虎玩出平村天遠  
楚山秀浪高淮月昏吟鞭破霜曉馬首待朝暾

己未十二月二日致齋惠照

壇殿夜漫漫臨祠愧禮官降神欣樂奏望瘞肅更闌雨  
意垂簷黑風聲過竹寒曉庭人寂寞烏烏拾餘殘

庚辛二月二十二日宿齋省中

齋所深巖客過難逼人書債未須還簷遮暖日桃夭瘦

鳥踏風枝竹影閒  
細細乳花新茗碗  
霏霏香霧小爐山  
滿庭斜日無公吏  
祇似東陽田舍間

譚勝仲卿有冊寶禮成新句用韻和呈

寶函重鎖環金密  
冊檮雙盤帶錦斜  
長樂春風迎母后  
未央和氣集皇家  
簾垂禁衛收黃繖  
禮畢天仙下玉華  
班退笙鏞猶在耳  
五絃歌舜未須誇

是禮畢  
雪作

初夏憶故園

四山木葉綠交加  
數架茅茨是我家  
牕隙微風入飛絮

竹邊清露養孤花得眠穩寐夢須好無句不幽詩可誇  
底事年來祇流汗文書埋沒鬢毛華

道中雜詩呈子勉寶文有便寄叔海也

度歲塵沙汨沒中乍趨閒曠意何窮孤叢晚秀霜菊淨  
脫葉已踈山柿紅馬恃賜閑韉不勝鴈知王命信常通  
功名成處非人力到手先令王盛空

馬上

蚤酒衝寒不滿腸日高猶踐馬蹄霜鳥依密樹旁邊語

梅在遠林幽處香西去流移還未復東來書訊且都忘  
征途一任如天遠不過歸時杏子黃

初寒

邊城秋意老寒色到庭除雨久苔花暗風高柳葉疎  
鄉思骨肉多病喜方書豈是無歸計東陽故有居

仙人山寨至日

戍兵列柵半空蒼俯瞰嘉陵萬仞江山下不知傳鼓角  
天邊時見引旌幢歲寒木落烏穿屋晝靜簾垂雲遶牕

教罷諸營無一事錦腰催拍照金釭

寒食偶書

楚鄉孤坐掩重扉素髮荒唐酒一卮  
眼闇久因書卷得心閒全自世緣知  
臨流問米方終日踏雪看梅是幾時  
欲上高樓望吳越無邊煙雨正垂垂

擬送楊帥

久戍思賢日中興入覲時旌旗生喜氣  
梅柳動寒枝報國心偏苦安邊計自奇  
一軍嘗北出萬騎絕南窺結軌

聞修好橐弓謹退師浩歌藏戰甲雅拜習朝儀天近雷  
風迅雲深雨露滋告庭行有命祖載敢無詩雪意留金  
勒歌聲寄玉卮明年秋秫賤釀酒約歸期

偶書

癡風連日塞雲低庭榭清寒小雨飛葉底孤花無奈瘦  
牆邊新笋不妨肥將迎賓客幾成債撥遣文書似解圍  
孤負佳時幾尊酒故園松菊望人歸

送吳信叟

人生聚散只尋常特地關情是異鄉  
夜話不知邊月落離愁還似峽江長  
搏風有力須騰上守塞無能合退藏  
黃閣有人如見問為言衰病憶東陽

偶書

午庭吏散日侵階坐向春陽亦樂哉  
看蝶得香穿竹去等鶯求友過花來  
三年客夢隨天遠萬里家書對酒開  
雖有是非榮辱債其如方寸只如灰

晚春有感

櫻桃已熟醑釀放春去雖忙意尚誇  
葉底紅圓珠映樹  
架邊香瘦玉開花有書可讀常無暇  
對月方閒李憶家  
始悟渭城寒夜唱餅爐須是小生涯  
南唐遺事有朝士與餅家隣旦旦聞唱渭愛而假之金自是遂不復聞問之則曰有金須營運無暇歌矣予昔為布衣聚重蒙而樂賣餅時也

寶信堂前杏花盛開置酒招同官以詩先之

晴光先已媚簾櫳  
炫晝那堪杏吐紅  
柳色半分高致外  
鳥聲全在艷香中  
催科共喜錢初減  
種藝須聞麥已豐  
官府吾儕亦云暇  
可來攜榼對東風

四月二十日登烏奴山

烏奴樓閣起江臯特地攜樽上最高城閣帶煙無十里  
舳艫銜運過千艘箇中官事暫時少明日吾生依舊勞  
未到張燈猶晚渡錦腰催拍送陶陶

悼王思中

風前不見王壺冰追想欷歔淚欲橫官小僅能離令尹  
家貧還祇似書生深沉每見仁人勇惠愛常留長者名  
不負銘詩并篆字千年松栢共佳聲

悼東陽許誠之父

昔同令子業膠庠知有德行厥後昌開廓襟懷雖善富  
堅持氣節亦剛腸掩棺往事成千古刻石高文冠一鄉  
梅峴速培松栢茂便看褒寵賁幽光

悼馮元通母夫人

去載湖山春雨霏阿參專為板輿歸相迎定約魚供饌  
入弔那知鶴對飛九子始終循懿德一門中外被餘輝  
送闕不拂東南客西望高原涕落衣

悼勾龍府君

自古英豪在釣耕先生傳後豈其卿  
筆端不合窮天巧名下須還缺勢榮  
已見春風移世夢所留賢子是家聲  
細吟絮早梅遲句何恨九原青草生

悼方公美母夫人

太博先生志行全夫人內助實稱賢  
寡居勤儉五千日享福安榮九十年  
已作芝蘭綿後裔却將金玉閔深泉

如金玉藏深密月卿手自栽松栢  
遠寄哀辭為慘然夫人銘詩語也

北山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北山集卷十九

宋 鄭剛中 撰

長沙道中

微雨過雲春半濕  
曉風留雪柳偏寒  
一身扶病方為客  
馬上哦詩強自寬

宿撞抗劉家店

虺虺老馬踏深泥  
投宿村坊燈火微  
休問客衣何似冷

金野史人言  
卷十九  
牀前猶有雪花飛

趙知監惠牡丹二首

太守分花春滿盤  
謂從柳嶺翦來看  
恩寬罪大方流涕  
渠敢伸眉向牡丹

遠衝嵐霧香如故  
再照春陽色轉紅  
親手滿鉸添淨水  
一時回向梵王宮

法會堂前蒲萄一架  
每晨日至其上  
厨人輒報飯  
具感而為此

竈下釜聲成菜糝階前日影上蒲萄  
頑童不用催人飯  
每食焉知愧爾曹

桂林本覺院以屯將兵住持舜長老於前山松竹  
深處結草庵居之求詩擬而不與

咫尺樓臺是上方問師何事此中藏  
解頤謂我隨緣好不欠中庭一炷香

即事二首

微涼可愛是薰風嶺外風行瘴雨中  
渴暑四圍如甌金

不妨蒸得荔枝紅

又

雨和山色得能好風攬梅花箇樣香本是吳儂歸不早  
青鞋天遣踏諸方

茉莉

真香入玉初無信香欲尋人玉始開不是滿枝生綠葉  
端須認作嶺頭梅

久雨

門前苔綠路無跡  
牕下書昏雲滿樓  
况是幽人本多睡  
飲空小社一尊休

牧之有幽人本多睡  
更飲一尊空之句

四月間讀杜牧之荷葉詩  
一時回首背西風之句  
嘗擬為立春絕

冰霜枯凍度窮冬  
昨夜陽和始用工  
多少柳條知此意  
一時開眼望東風

雪中偶書

幾日山頭臘雪飛  
人生悲樂自隨宜  
抱衾萬感客無寐

踏濕孤燈僧夜歸

用立春韻和賣藥周道人

萬金家信隔秋冬欲往誰能化鳥工  
遷客何為未幽死直緣君有古人風

即事五首

娟娟好是簾前竹淨綠相依乍曉時  
萬葉忽驚風不定都翻宿雨下清池

牕外斜陽弄晚暉醺醺更在小牕西  
莫言無酒堪供醉

花氣熏人已欲迷

面西樓閣受午暑傍砌蒲萄生暮涼我作城居無去憶  
一方新綠亦難忘

古寺孤雲際寒齋落葉中消愁惟是酒無柰酒尊空  
日暮烏雀暝空庭風雨悲方知古今夢同寄老槐枝

馬伏波請征蠻據鞍矍鑠時年六十一陸鴻漸景  
陵人蚤年事比邱後始改業為儒今復州東門外  
小寺斷碑猶言是鴻漸當時受業院也予去年蒙

恩謫桂陽正年六十一今徙復州嘗訪鴻漸之遺  
踪戲成一絕

去年寥落征鞍急矍鑠殊非馬伏波今此有緣希陸羽  
暮途求佛又何如

鴻漸後宦遊廣中有詩云不羨黃金盞不羨白玉  
杯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臺千羨萬羨長江水曾  
向章華亭下來予自章臺謫廣右荆渚間巡尉督  
迫良遽竊賦小詩

自訟縲囚深負罪不須醉尉苦相催有如陸羽須驚羨  
我向章華亭下來

栽竹種紅蕉後數日阻雨不見賦小詩

瘦竹犯寒扶直節蕉花垂老抱丹心小園半月隔風雨  
搔首相望空苦吟

贈傳神者

我向無中生出妄君從妄裏却求真葫蘆可畫雖依本  
阿堵知君畫不親

睡起

雨過雲深竹屋低  
老人睡起亦多時  
風飄嫩竹侵簷入  
手挽竹梢題小詩

數日相識多以荔子分惠  
荔雨久而酸予方絕糧  
日買米而炊戲成二十八言

窮居無米糝蒿藜  
筠籠相先送荔枝  
安得仙人煉丹竈  
試將紅玉甌中炊

梅花

擬求冰雪向劉叉琢作方壺不帶霞要把露華和月貯  
將歸書室浸梅花

廣人謂取素馨半開者囊置卧榻間終夜有香用  
之果然

素馨玉潔小牕前采采輕花置枕邊  
髣髴夢面何所似  
深灰慢火養龍涎

良嗣以予生朝將至以古賦一首為壽作三絕與  
之勉其省愆念咎當在念親之先

乾坤高厚愛無偏罪大其如未許憐莫向歲時加念我  
共須憂畏補前愆

五月榴花照午時三年知汝憶親闈小牋寫賦隨香到  
信是今年已庶幾

乳燕飛飛竹色深阿樞嬌賀想同斟要知此日婦姑意  
便是南方子父心

柳子厚放鷓鴣詞首章曰楚越有鳥甘且腴嘲嘲  
自名為鷓鴣前日相識惠野雞一籠云骨脆而美

糝之良妙視之則鷓鴣也使庖人具蔬食作小詩  
送之山中

腸腹元無一字書杯羹那敢嗜甘腴厨人不用催煙火  
已學羅池放鷓鴣

老翁真箇似童兒汲井埋盆作小池退之句也去  
歲用此嘗為小詩云半區茅屋裏踈籬無地容盆  
作小池祇有案頭翻筆墨老翁髣髴似童兒鄰舍  
老近以石方盆見借可容水三升置小魚其間終

日觀之不厭復借退之全句成一絕

誰鐫紫石僅如斗我貯清泉將作池  
養得小魚終日看老翁真箇似童兒

無兔而用雞毛無直幹而用粗竹  
坐是二者故封川難得筆近有工以羊毛易雞以松梢當竹筆既勁利而管尤可喜為賦四絕句

小鏤松梢作管城肉枯鱗瘦不妨輕快  
隨醉客翩翩處尚帶山頭風雨聲

老根先入遠煙膠更取纖枝束細毫再作一家香氣聚  
幽人研弄亦風騷

何用生花曾入夢豈須大筆要如椽自應優冠湘東品

斑竹容渠作比肩

梁元帝為湘東王筆有三品金管銀管斑竹管

不因蒙製巧相規柯葉風霜未改移今抱寸心何所用  
助君多寫歲寒詩

題異香花俗呼指甲花

小比木犀無蘊藉輕黃碎藥亂交加邦人不解聽誰說

一地稱為指甲花

立之惠生花數穗類藤蔓間花微黃四出藥如半  
米肥而綠踈葉圓而不銳十花百藥其下不四五  
葉初不知其香之異也置几案間大率氣味如木  
犀而酷烈過之三二日後清芬徧室凡平時茉莉  
素馨所不到處皆馥馥焉問其名曰邦人號指甲  
花樹高三四尺花於枝杪自窮秋至深冬未已嗚  
呼指甲之名陋矣求之於花亦不類豈受名之始

或者無以付之耶將山鄉習誤而至是耶抑有事  
實而今不能傳耶有一於此皆花之不幸竊易其  
名為異香錄於詩後

初寒

初寒未便成寒色好似春時天氣陰手把菊花無一語  
臨風時嗅傲霜心

菊花

露染黃金一樣圓風來香在短籬邊雖然不解將春買

未與癡人當賭錢

買却春風是此花  
陸龜蒙正為金錢  
花也梁時荊州掾  
屬雙陸賭金錢

盡以金錢  
花贖之

夜寒

獵獵風吹屋上茅  
夜寒都在早梅梢  
明朝管取東牕暖

又省羲經過一爻

庚午冬至夜

旋尋村酒不須濃  
飲少愁多酒易供  
燈下一身家萬里

今年恰好是三冬

所居苦多鼠近得一猫子畜之雖未能捕而鼠漸  
知畏矣

嫩白輕斑尚帶癡斂身搖尾未成威已知穴內兩端者  
祇齧餘蔬少退肥

就寢

夜坐蒼顏得酒紅困來頭重觸屏風徑趨布被燈花落  
夢在春寒細雨中

競虎捕蠅壁間極輕利砌下蝸牛宛轉涎中不勝

其鈍許慎以蠅虎為螭

牕鑄回旋憐螭虎塔前遲鈍念蝸牛靜中物理曾觀妙  
一歎世間堪白頭

辛未中春旦極熱流汗暮而風雨如深秋

起來流汗對朝曦暮雨如秋意轉迷信是嶺南秋半景  
不須榕葉亂鶯啼

柳子厚有春半如秋意轉迷及榕葉滿庭鶯亂啼之句

無題

雨出筍尖高玳瑁風開花蕾入燕脂恐須費盡東君力

造化無心本不知

偶書

芭蕉嫩綠小開葉茉莉香幽踈著花雖設柴門多避客  
如今端的似僧家

窘匱中復大雨殊憂悶聞諸僮聚食笑語為賦一絕  
建瓴敗屋方傾雨垂罄空囊正念飢漸見炊煙多笑語  
可憐僮僕太無知

高補之十月旦生朝一絕

高獻賦  
得教官

明光覽賦為終篇政恐前身是漢賢何似高門掛弧矢  
漢家此日恰新年

戲簡文浩然詩成不往也

臨賀山泉清似政公厨釀酒色如泉因山相望雖千里  
豈是江頭無便船

至夜子編集經史專音

送紙迎神各就醺病奴難喚自關門暫收古訓書千字  
靜對寒燈酒一尊

至日

寒風已是識新陽  
昨夜千林不禁霜  
七日欲知天道復  
丈三先看土圭長

書室中焚法菴降真香

村落縈盤草半遮  
到門猶未識人家  
終朝靜坐無相過  
慢火熏香到日斜

酒盡

落花無夜雨  
孤坐減春愁  
黑白鉗俱罄  
誰能為我謀  
公厨

以白餅載酒和  
識所惠白黑餅

泮宮出示盛作一編并諸父還還集一冊作二十

八字先還其編

墨帶殘膏濃復淡筆生春意醉而溫昨朝借我還還集  
須信芝蘭別有根

廣中菩提樹取其葉用水浸之葉肉盡潰而脉理  
獨存綃縠不足為其輕也土人能如蓮花累之號  
菩提燈見而戲為此絕

初疑雲母光相射又似秋蟬翼乍枯智慧有燈千佛供  
菩提葉巧一孤燈

九六編成考左氏所載卦象以近世占法合之得  
一絕

靜坐義規三易古焚香着布六爻靈反身修德前賢意  
莫把窮通叩杳冥

封州極少醪醕近得數藥瘦小如紙花而清芬異  
常

小盤和雨送酴醾瘦怯東風玉藥稀豈是書牕少培植  
大都香足不須肥

無題

池塘好處煙迷柳簾幕昏時雨過山燕子不知春有恨  
銜將花片入梁間

傳推官勸農七絕句擬和其五

偶因官事出郊坰更向春時得好晴山鳥自應知客意  
不須相背苦飛鳴

右出郭

一握天邊兩角雲  
嶺頭都見嶺南春  
莫懷小魯東山意  
祇是早來平地人

右登嶺

蓬蒿深處有人家  
戶外蛛絲網露華  
數樹芭蕉乾未得  
長官親自見生涯

右山家

老人聽讀勸農章  
扶杖興言意味長  
但願門前少呼喚

自然工力到耕桑

右田父

五馬蕭蕭不醉歸祇從阡陌捲旌旗今朝故為勸農出  
未與諸君泛酒池

右勸農田

南方紫笑粗葉大花人稱其香予但聞其如酒敗  
醞酸有酷烈逼人之氣戲為二十八字記之

紫笑花香非所媚人言香勝亦予欺初疑丙吉車茵汗

又似微生乞得時

即事

小徑客來穿竹入  
草亭涼到枕書眠  
鳥呼人笑荔枝熟  
如此封州已二年

子禮和道者寮古詩復遣一絕

蒼壁方薦白鹿皮  
瓊瑤更似木瓜詩  
從來持得吟詩戒

此是愚翁破戒時

以白鹿皮薦蒼壁喻以寮而承大刻也事見西漢書

牕前種小梅樹  
今年未著花  
但春來綠陰亂眼  
每

過之必徘徊注視冀葉間或青圓如豆也成二十

八言

水邊移得竹邊栽樹小條新花未開綠葉參差須細看  
尚疑低處有青梅

早春

雨過花梢些子濕曉來牕下霎時寒江鄉此際春猶靳  
長是踈梅帶雪看

壬申年封州自正旦連雨至元宵不止城中泥淖

沒斛而人家猶燒燈也

山城泥淖裏人家雨腳連綿更似麻  
元夜何妨燈數點  
汙渠合是有蓮花

草亭遠望

酴醾試玉在新條  
風肅朝陽宿霧消  
侵曉不知花有露  
清寒惟覺夢無聊

草寮書事

爭巢野鵲噪木抄得友黃鶯  
棲柳陰都與老夫供一笑

笑他禽鳥亦勞心

無題

柳色幾番隨雨暗  
蕉心閒處向人開  
箇中豈得無詩句  
滯思如膠索不來

早春有感

帶煙柳外陰晴好  
趁暖花苞日夜肥  
有宅一區園十畝

不知天遣幾時歸

杜老有天遣  
幾時回之句

竹間見雙蝶

東山桃李錦成堆，粉翅飛飛又却回。  
向此相隨穿綠竹，須知端為道人來。

秋思

曉來自掃寒堦淨，雨後又還黃葉添。  
秋色庭前看不盡，隨風蕭颯過疎簾。

受松兄弟赴漕司試作二十八言送之

丹桂亭亭五十尺，共持玉斧取來看。  
從前知有姜肱被，草怕早春天上寒。

風竹

蕭然風竹亂猗猗  
孤立梅花竹四圍  
宮女回旋翻翠袖  
中間玉瑩豈真妃

假山

真山固自玉簪碧  
秋意亦到假山中  
峯潤雨因牕罅入  
洞寒雲與小爐通

秋雨遽涼

數日牕無踈竹影  
煙中長有萬絲飛  
不知小雨催時節

但覺朝來欠袂衣

雜興二首

頻婆隨我泛江湖更到南方一物無相識只餘孤嶼鳥

好看那有丈人烏

所以孤嶼鳥與公盡相識退之詩也身之影為頻婆見華嚴經

村酒向人雖是薄寒梅於我未全疎山齋獨酌已半醉

自看小童尋晚蔬

梅

默坐觀書久不言為梅驅我到詩邊月明孤影瘦如畫

曉起數枝清欲仙

醉觀子禮家兩姬舞

綵雲裝髻縷金衣舉袖踟躕玉一圍自是屋深雙燕入

不應簾裏有花飛

羅隱詩舞雪佳人玉一圍

僮方搗茶知予晝寢輟搗以待呼而戒之

頑童來聽老夫言困至如今我欲眠汝但閉門推客去

破茶不礙夢魂圓

雜興

不似張蒼作鄠肥衰顏白髮就昏癡近來終日扃柴戶  
靜看微風過竹枝

薔薇

一架薔薇四面垂花工不苦費胭脂淡紅點染輕隨粉  
浥徧幽香清露知

傅經幹以所業一編出示戲贈一絕

萬里一身同影到自餘無物與偕來篋中驟富人休怪  
新得明珠十一枚

所惠詩文大  
小十一篇

偶題牕間

一騎山行豈是侯  
霸陵要自莫呵休  
蒙恩君欲知輕重  
魯督坤維六十州

飯後以水喫蟻時予有華嚴日課

蟻子尋香滿地旋  
豈知鍋釜久無羶  
贈渠一滴華嚴水  
好去生他忉利天

元信自潯州遣朋尊以明徹水壺名酒作二十八  
言謝之

是翁明徹一塵無養就江心秋月孤自舊相從杯酒裏  
豈惟今日見冰壺

孫立之以酴醾奉太守贈二絕予戲用其韻

玉笛曉寒梅片舞誰可更將春事付薰然璀璨卧東風  
亦是小軒清絕處

牆裏一區誰氏宅照牆不作大桃色翠條競怪玉花繁  
馨香借與新詩力

翌日趙守轉以酴醾惠予用前韻謝之

壓架新粧香未露先得一枝天所付  
既得復持平等心  
膽瓶轉施愚翁處

染露檀心嫌粉白數花欲作鶯兒色  
園中不為客分春  
使君自有分春力

擬為孫立之謝

肯為醑醺題好句句成更肯輕相付  
明年公對紫薇花欲  
得此詩無覓處

醑醺只作醑醺白自得新詩添秀色  
花頭已是戴恩光

更漬露華無氣力

暮春

雕巧春風弄物華有春無巧是天涯  
鳩鳴近似見桑葉

村暗全然無杏花

鳴鳩桑吐葉村暗杏花殘梅聖俞詩也  
廣中桑如茶葉樹未及青已取而

飯蠶封州未  
嘗識杏花

盆池白蓮

芬陀利出盆池上妙香薰我三生障  
月明風細愈嚴淨

政恐下有威光藏

十風輪最上輪名殊勝威光藏上持  
香水大蓮花即華藏世界千葉白蓮

花名芬陀利威光藏見  
華嚴經芬陀利見合論

杜門

柴門深閉豈須開  
謂可張羅亦陋哉  
閒聽竹間幽鳥語  
絕勝門外俗人來

癸酉年梅花開已踰月而門外黃菊方爛然  
江梅久矣報塗粉  
籬菊傲然方鑄金  
嶺外四時惟一氣  
難分冬霧與秋陰

長春花

俗謂月月紅者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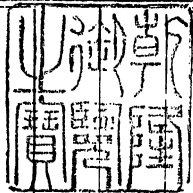
小藥頻頻色翠綺嫩紅日日醉朝霞氣溫已是如三月  
更向亭前堆落花

五更霜寒擁被不寐

酒憑孤枕聊成寐寒入霜鐘更覺清戶外只知居士睡  
那知寂默念平生

枕上

三面屏圍屈曲山篆爐灰冷栢無煙霜鐘不管春陰薄  
聲到寒牕客夢邊



北山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北山集卷二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邁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張慎和

謄錄監生臣隋琦

欽定四庫全書

北山集卷二十

宋 鄭剛中 撰

答詹德餘

某再拜德門君子蘊藉不凡老者何榮獲忝姻契顧蹤  
跡區區相從未欸譬如美玉雖未得久在眼中而溫潤  
之姿已一見不可忘矣別後癡坐田舍且與浦江便順  
相隔未及奉一字為問已為來教所先其為媿感不易

言喻何嘗從容以既中抱臨紙惟有傾跂耳

又

某再拜中間所辱教乃和中後來附到詢盛皂則還矣  
無緣即報尤切媿負某永嘉闕尚在一年外所幸時事  
苟安五穀皆稔熟炊飽食輟州縣文墨之勞為田舍讀  
書之樂豈非所欲德餘妙年好學其氣味又自積習名  
教中來加意不已未可量也惟自愛而已

與戴端甫

某頓首端甫司法某四月二十五日魯托令兄附問計

已呈達自後老妻卧病度夏以來呼醫尋藥及秋纔定  
回首省記不與故人通音者今忽半年可量傾倒邇辰  
秋序漸涼不審尊候何似伏惟學古入官每事加意職  
業修舉有神相之動靜之福不俟言而知也某碌碌亡  
奇賴朋友之庇坐苟歲月今年鄉里比異時謂之稔歲  
貧者遂無糠粃之憂第閒坐之久其他用度窘短可笑  
公當不復念此也雪川官况如何賢者之居所在皆樂

甘旨之奉必如意老人當甚安之朱文叔數相款否子  
韶遂為浦江馬子從婿昨日得書九月初吉成迎某正  
欲同家人輩歸妻家當與子韶得數日款也時事如何  
傳聞似亦寧淨端甫才器高遠法令小曹當亦從事不  
久今在州郡間如良馬駒不必多行但其嘶鳴顧盼人  
已不敢作凡馬視矣獨老者塊然癡坐阻遠良朋無規  
誨之益昏氣盈於面目何當一見清風洗此塵抱也有  
便順還鄉不惜時賜警論窮達相忘雖今時風俗所尚

然敦篤古道敢以望於吾友此外唯加愛而已

答蔣茂先

某再拜去冬襄奉某深欲為龜潭送車之客適風雪異常不滿初意悵然抱不臨窆之恨還家懶放自便亦恃親故炤其無他不復奉一紙別後安問專介之來辱以緘書勤意再三深媿簡踈之罪尚煩闊畧如此也區區未遑面既臨書但有傾倒

答潘叔倚

某愚坐山林懶放自便有親故如叔倚懷仰雖勤而踰  
年不奉一紙之間負負何年子韶來首被絨誨辭情委  
曲和氣睟然深所愧感子韶親迎抵吾鄉為十日款備  
聞左右勤敏奉公清潤如玉同僚傾仰邦人受賜殊增  
氣也拱坦一居每事如舊今年時雨順成淖糜粗給門  
無賓客可以踰年不出猶是春時一到令兄龍圖門下  
叔愚常相見也其他百無可言但得時事措畫有方疆  
場無警田園閒安樂讀書志願徑足每書賜以假借不

情之語非所望於叔倚宜深照之自餘惟有馳嚮

與王元渤舍人

某頓首再拜某竒屯聊落坐場屋三十年之困先生振  
拔出之去年賜以溫顏藥以至論相與之意厚矣其後  
雖聞琳宮均逸暫去朝廷然竟不知師席所在前日子  
韶親迎過此具道起居乃承卜居諸暨寢餼裕然大慰  
夙夜瞻望之勤君子之用舍係乎時時之治亂係乎天  
中興之治天其相之則用舍行藏有定論矣某闔門百

指窘短不給海邦官期尚在五年正月復作書會教授  
童蒙以資歲計此外無他技能然亦不敢玷累知己者  
區區遠冀知察

與徐彥思

某頓首彥思知軍朝奉中間曾以幅紙奉記未知浮沉  
近見所惠石季平書審已呈達仍聞南城之政公議已  
明即遂之官暫還仙里神明共相尊侯動止萬福殊慰  
傾渴也以彥思才力而行於私情交勝忌嫉妨功之時

有觸礙齟齬者此固其理要之君子之道久乃光明爾  
如聞因季平之言與浦江方氏為親甚喜甚喜世路方  
艱吾儕齒髮如許尋姻不對者諒非所樂顧得一賢婦  
承家奉祀他時林間閒老相助為善如佳朋友豈不美  
哉某自叨冒後兒女長大目前用度亦復增廣殊無以為  
計去年還自行朝不免且作書會以待遠闕年與兄相  
若矣於末流中得一官又習事不慣未必能如今人俯  
仰仕宦也近抵浦江聞動靜之詳因得附致保畱之請

自餘有懷惟面可究未知當在何日也臨書增情而已

與康才老

某咨目拜上才老奉議癸卯仲冬倚舟錢塘僅得一見  
之後非但頓挫無聊而世故敬危變態百出游魂假息  
常如鼎中魚非不念異時傾蓋不可忘而東西阻塞兼  
與廣口絕往來之便無從探伺動息近抵浦江如聞使  
車暫此憇止審惟別後吉德契天行已無愧神明俱贊  
尊候動止萬福某竒蹇餘生偶叨紳笏得官永嘉坐待

遠闕諸况如故法慧之歎回首十年其寺今雖再立比  
前時不能十五去歲期集偶置局其間凡吾人笑歌燈  
火之地盡為瓦礫之場遺趾依然每一過之尚如小閣  
夜半望友人未至之時也其如傾想何某寓邑中更須  
旬日相望一舍無緣參謁臨書增情而已或尚從容廣  
口此後當圖求見區區有懷非面莫既自餘惟祝保練  
前迓殊寵

與林材茂

某咨目頓首林茂知承奉議某鄉聞朋友談蘊藉故願  
一見近抵邑下遂披風度洒然如見冰玉所恨館遇親  
舍日與俗事應接未暇歎叩至論此意併與傾蓋之私  
顧遇之禮抱以歸耳別後冬陰戒寒伏惟信道益堅德  
政彌著有神相止尊候萬福某敝舍杜門如昨無可言  
者邑事施行當益有次序更願委曲贊論力愛百里之  
民不為惡寒輟冬者君子為善之度他日行之天下者  
如此而已使車或緣職事趨郡當道我里無惜寵過開

此區區瞻嚮之懷自餘更幾善調眠食

答吳鳴道

某頓首再拜適辱賜過兼拜長牋之寵偶出謁迎肅不  
逮愧感增懷小人涼薄無堪衆所鄙棄何以蒙此伏承  
二親在殯客寓遠鄉無窮之感見於霜露情深言切讀  
之感動悲激不知所措而又暗投妄置求道於瞽問聲  
於瞶深恨發言之未審也昔有寒女與富家為鄰伺夜  
竊隙其壁富家問之對曰貧無火不能夜績願借隙間

餘光為一絲之便富人許之後世孤寒之士多談此為求裕之資某嘗戲論此事夫寒女之借光幸其與富人鄰耳故壁外燈燭之餘可以相及萬一與車嗣孫康鄰墻而冀其餘光不亦難乎今日得左右之言正如車孫二公之家夜為壁外寒女所隙雖有相憐之意不敢自惜顧蕭然螢雪自照不暇安能相振也耶某家故貧在鄭氏如南巷之阮艱難險苦漂泊流轉自認識人事後今將四十年矣年來雖得紳笏而五窮相隨不使諂事

權貴動取憎嫌闔門百指米鹽不具則論文講學教授  
生徒以待海邦之闕在鄉曲間正賴為識者所憐不意  
左右之過聽也左右高才力學其人不為不賢求財冀  
親其事不為不美而某素嘗貧賤於窘窮之味不為不  
知書冊上高誼古人其所舉措不為不識非敢張燈塗  
隙忍視寒女之暗誠以螢雪自照壁無餘光可以少助  
夜績之勤來書以元振堯夫之事見教豈所敢當然某  
亦嘗與朋友論之曼卿輩幸而得所遭爾脫或赴鰥之

時元振家書未至堯夫船無麥錢不知何以取之以此知士之求人人之為義皆必在其可也觀左右詞氣慷慨知度不凡當自一言可曉某敢喋喋為說者誠以虛辱盛禮進退不遑庶幾吐實之言可以少贖不敏之罪爾尚遲面見并叙此懷惶恐惶恐

答張子韶

某頓首再拜子韶狀元去歲季秋之別忽忽數月因循多故雜以慵嬾所以書記曠廢許久四月間德起寄到

三月二十五日所惠教誨佩領雅瞻深自愧感竊承度  
歲以來尊候動止萬福直道勁情竟不容於當路一笑  
罷去扁舟江湖想其胸中浩然無得而屈折之可勝快  
哉君子之學為道也非為仕也道之行不行在時而不  
在我聽之而已某官期猶半年近纔與交代通書平時  
亦自顧寡合愚鈍雖此叨冒不敢全為仕宦計如向來  
江下布襪草鞋之事常自不廢邇來又見吾子韶觸事  
如此前日於家旁並樹桑種菓浚池糞田作老農家活

庶幾下勅劣相發時亦便可掉臂而歸季文久不得書  
思之不忘渠到會稽又不知作何應對也同舍中獨聞  
子野不幸戴國衡死於湖人生信如泡影可傷可傷浦  
江常通問否便中幅紙之教不能無望於左右幸時賜  
警語自餘唯幾珍護

與凌季文

頃首再拜季文推官比得子韶三月二十五日書書  
中具道動止殊以為慰書後今又兩月想惟般挈貴聚

已遂之官視事之餘神相吉履尊候萬福教翰之及猶  
是去秋後來杳不通問計亦事緒冗併不應相踈未久  
相忘之易也公雖乍撥州郡之繁然會稽人情當已相  
安諸事悉見條理否子韶興用憲不相能而去何以至  
是也子韶謂仕路可畏不是吾輩出頭時甚令人煩惱  
某官期尚半年自得渠此書益樹桑種菓整葺書舍辦  
為方拙容身之地季文以謂如何向來見子韶談道會稽  
同官之賢不容口云相處極歡計季文到彼自當有佳

况也法慧同舍獨子野國衡不幸痛傷何已同年數相通問者為誰彥柔今在何許已赴江陰否時向大暑唯幾惠今保綏行聞峻召

與新守章尚書

某惶恐判府龍學尚書非但今日致位禁密為一世所仰騫翔未展之時氣象固已廓廓萬里矣然平昔身臨州縣徧閱人材真偽賢否不可欺惑計門下必無闇茸妄人之迹某何人乃得斂板奉事為下執之吏念之且

榮且懼惟大雅含容扶掖成就使其得以方拙効愚不  
至即以瘰癧自貶幸也

與范丞相

某頓首再拜一歲更新羣陰退伏亨嘉之福大人得之  
相公先生論道經邦功參造化固嘗幹美利以及羣生  
今茲令辰天人顯相所以萃吉祥而下報者當無不至  
伏幾深惟眷注精御寢興即奉綸言再還鼎席天下幸  
甚

慰潘義榮

某頓首再拜先朝議康寧百歲鄉人所共尊仰而又舍  
人兄弟為之子起居飲食笑語而終不見世路艱危之  
狀無可憾者第人子愛親之心豈有終盡他人以為足  
而公當益以為悲也如聞三月十七日已襄奉歸福慶  
山果然否拘係海邦無由躬陳弔問謹令西巖寺僧具  
少薄禮乞賜台察

又

某頓首再拜中間新除雖嘗與士大夫相慶未皇具書以慶也繼得鄉問知先朝議貴體中不平意謂如往年飲食不美旋即平復見報狀忽有賜葬錢之詔驚悼失已禮當即日走慰而州縣塵埃日與簿書流轉舍人有以原貸之否久違台範瞻望教誨其何有已顧紙筆不能盡耳

與潘義榮

永嘉去歲旱損異常秋冬間民已極餒賴章書遣人浮

海招致客米粗可不乏但民間無錢可糴某夜出錄飢民得垂死者數百勸率在城豪戶作普濟會淖糜日給萬人以百日為期官又出常平米副之然春寒多雨秧種未綠使人食不敢飽奈何奈何有可警教者願時賜之

與范丞相

某頓首再拜相公調一天下初不以彼此為心而永嘉士民戀德依仁追恨當時卧攀轅轍之不力也永嘉民

無儲粟雖朝廷得明州米五千斛并客販繼來但貧者  
無一金可糴今飢矣其他皆不異疇昔伏幸鈞察

荅薛德老郎中

某頓首再拜仙鄉距行朝不遠凡百必自聞知自五月  
十七日一晴遂無雨田家饑困頻年無力車注早禾適  
當孕育之時相顧憂懼者萬室以之六月十日始獲通  
濟來書乃五月望日謂雨暘應期者蓋在焦窘之先也  
前日攢聚本州賑濟乃米自外來者凡十七萬有奇民

尚不飽歲復不登計將安出今幸少蘇耳官告錢章書  
走介至督府懇祈甚切邦人初不知此錢永嘉之民豈  
能如數若欲取足則不復為郡矣幸督府從三限之請  
又諸邑所勸者不拘元降官資多少只就初品今遂少  
寬其間不能盡滿人意者蓋其力有所不及也章書移  
鎮吳門秦相開府邦人戀且喜但州郡單薄迎送之費  
亦所不堪聞子韶請告歸卒未來何謂也彥柔在監官  
數通問否凌季文必時相見此以忿遽未能作書度夏

中暑卧病數日今尚疲沓拜問草草甚愧有可使奉周旋者因書不外一二及之

與何倅

其頓首再拜執事才德兼茂朝望隱然式政蕃宣此雖東職之漸飛縷臺閣政自不晚鄉邦陋甚而溪山樓閣昔人之臨賞風流尚存政事之餘亦有可以發公之高吟清思者否投身吏役恨未得欸曲從公遊也

又

某再拜某占籍金華家城北三十里紹興初公造化其山野田園之氣因得變換紳笏固嘗面叙此恩萬分矣然一行作吏塵埃逼人坐擁文書又復化為俗物上負知遇無可言者永嘉民頑喜訟弊如鼠穴持身効力然亦不敢自欺尚賴庇庥未即曠敗自餘言不能究也

與凌季文

某頓首季文學士不奉起居之久非敢簡也蓋更易長吏送迎旁午民饑財匱觸事費力塵埃中遂不覺曠廢

許時公在芸館中疑若無事而亦久不作一紙同年書  
何也豈人事紛冗處處皆然耶不見顏色益久瞻仰無  
以為諭秋暘正驕伏惟百神相休尊候動止萬福中間  
得薛郎中書言子韶予告還鹽官勢必未來近又得相  
識書云子韶不久參告不知已至臨安否坐此未敢治  
訊相見為言區區也某竊食踰年抗走營營已為俗吏  
而俗吏分上事亦未易了日虞罪去有負交朋之望耳  
館中書當漸備想季文日翺翔其間樂哉樂哉佇聞進

用益慰老懷自餘為遠業強飯

與章尚書

某頓首再拜永嘉獎如鼠穴皆起於胥吏之擾民龍學  
尚書深鋤抉去之郡民始知有生之樂去年早潮相仍計  
不知所出海上之米一來而比屋皆飽判佐小吏因得  
竊福無慚色其所以德永嘉者固不俟誦說之區區也  
秦丞相開府七日而有紹興之命李端明迂吏已遣符  
倅受代解去郡中送迎旁午勞費既不堪言而姦黠健

訟之輩又頗因此時而出沒獨陽春之愛斯民藏於心府者念念不能忘耳

與陳去非

某頓首再拜掌制勸講朝廷之妙選儒者之至榮直院舍人被九重眷倚之隆兼三職清華之寵伏惟歡慶器業益茂中外咸仰其所以屬望我公去甚大且遠未敢以此而言賀也半面微生姑見區區拜候之誠

又

某頓首再拜王公之門名位益隆則寒賤之人跡日以疎直院舍人衮衮騰上行且入夔龍之室矣如某者不識尚可以寸紙短絨為修問之資否乎執事上或許之則記室几格之上時有三十年白首同舍生之書亦敢篤風教之一也惶恐惶恐

與李端明

某再拜某十六日既離侍右風潮不與舟相得宿孤嶼翌日抵青田暫寓湧泉寺更三五日行矣去大座益遠

懷仰益不自勝不日朝廷為生靈以廟堂起公則因時濟物之心計亦不可藏當須欣然赴之愚拙孤生尚幾竭其區區

又

某再頓首拜伏蒙寵頒台翰并石刻二本拜賜榮幸魯公之英風大丞相之文端明之跋皆傳遠信後者某何人亦得以名姓附致其間蓋大人君子筆端小為造化亦足以借人無窮之寵願檢此身以承大惠

又

某悚息姻事卜以二十五日成禮遠蒙頒賜不勝感激  
章壻書生頗能以小官節約前日端明舉揚義榮聚范  
氏幅幔杯酒因緣嘗以教之矣然十尊盎盎如春酌以  
授賓衆固不知寒女之貧也

荅太平州陳守

某頓首再拜某十九日受省劄二十日早奉祀以行二  
十二日抵祠下即刻成禮前此移文者蓋祠屬盛治不

得不布諸執事故也上托餘庇得以既事方茲懷感更蒙賜諭愧益深矣

又

某惶恐再拜九重既分遣祠祀徹膳以俟嘉應小臣乃不得報以歸方屏營憂懼莫知為計閣下華絨繹禮專介臨之懼用增甚銜命無狀敢復饕竊以累司敗乎寵頒並用回納具於別狀逆知執事愛憐之故敢列其

區區

又

某惶恐再拜別紙嗣至已同圓緘拜領鎖吏關白後時之罪願賜闊畧前一夕亦遣本院人吏一名詣采石料理暨臨流至使某與路人爭渡所遣者尚爾鎖吏何責焉偶府中亦治醺貳車臨督之備見州郡分體朝廷之憂無所不至豈勝欽仰某歸途衆謂得一小舟可以夜發曉至亦嘗面白貳車知彼處並無和雇遂騎而還亦以禱祠無功不敢托清流而自安也蒙寵諭謾及之

與陳師與

某頓首再拜某自幼年仰德未遂披書屬者一見大慰  
疇昔而公亦開懷笑語相接如平生雖嚴程見迫徑遠  
門下懷此厚意千里不能忘也去年建康夏不雨秋淮  
西軍潰入冬情偽變怪終歲不得伸眉迨至六飛還幸  
則奔走道路追隨人事某遽有不可言者雖欲修裁短  
幅上候興居久而未能亦照恕之否未即參晤尚勤瞻  
望之心臨紙惘然

又

某再拜某不敢以世俗不情之語上諛盛美如安撫文  
武才華氣節落落與古人比一經顛躓久而未振者豈  
君子之用舍自有時邪願益調護坐俟善類之興某遲  
暮亡竒日竊東厨升斗背有芒刺臨安一居差安便第  
午晚出省不過接三數客報一二書遂對燈火茶然昏  
睡不復眼到書卷中豈勝愧恨何當從容高論破此頑

鄙

與潘義榮

某頓首再拜義榮中書舍人即日初冬戒寒伏惟祠宮  
高間台候動止萬福江干見公於小閣波浪之上語  
成別豈勝悵然自後雖滾滾度日未能拜書為問而公  
之起居得之甚詳深以為慰如聞扁舟抵岸徑自蘭江  
與眷聚同為北山之居行朝是非傾側之地車馬之氣  
上成煙霧而公乘輿一來蕭然脫去想當秋晴日暖倘  
徉杖屨樂有不可勝言者殊使人懷想歆慕為無窮也

銓曹考功最為關要日得與羣胥為敵每搜見情狀使  
士大夫不至戶外有滯抑之聲則欣然自得今者移置  
臺中旦入午歸遂無所用其心素餐之恨益不自平矣  
但如舍人必不得久在山間事定理明則公論又將驅  
公以出承教之幸固在旦夕間爾鄉里聞今歲可得上  
熟拱坦田瘦如石亦有穗可鎌餘可知也泰發近得書  
矣懷間萬端非幅紙可盡未聞惟保練生經坐待殊渥  
區區至望

荅曾天遊

某再拜公之去國也某文拘不能通謁郊外自念仰德  
有素某在省戶雖間得一見而文書填委坐窮日力不  
能從容名理爾後承乏為言官則一見之歟又不得如  
在省時參差闊遠今遂千里其為愧恨未易可平尚惟  
珍重鼎茵為國自愛即還禁近以慰士大夫日日之望  
自餘難以寸筆殫布伏幸台照

又

某再拜屬有遠役離北闕之一日拜絨賜於舟中伏承  
為別以來體中嘗少不平今已全愈豈勝慰喜至於問  
勞周旋則感愧之情抱以西去矣朝廷遣樞臣視陝右  
而鄉人牽累率皆攸行恐復無補分毫則為懼滋甚區  
區行李已次符離當以六月半至永興半年後可還長  
途萬里惟有瞻嚮之懷

與秦丞相

某稟自再拜僕射相公即日炎夏伏惟從容廟堂神明

共護鈞候動止萬福某備員行府何補事功道路無虞  
咸託大庇行李即今已次穀熟郡縣愈北物愈賤米粟  
愈多如永城會亭皆小鎮邑亦庾米萬數聞京洛間斗  
粟不三十金造化所以相佑者是豈淺淺第三年之旱  
人斯具舟不得不為之計也新疆百姓所以望摩拊者  
事非一條得賢守令則朝廷不必一一措畫彼自能因  
時順勢種種辦集選守令似常談區區之愚謂今日之  
計莫先於此仰惟留意更旬日當至故都道路節次具

稟未緣參覲伏乞為天下生靈保重

與李參政

某稟自頓首參政某道路忿猝不能時具申稟伏計德  
宇洪深且復蒙矜之厚不賜過尤下情感愧即日炎暑  
伏惟協濟廟堂鈞候動止萬福樞府二十八日到京一  
行官吏咸託大庇舊城之內十廢六七獨內前槐柳茂  
密樓觀尊嚴如故望之使人涕下新疆百姓如久病乍  
復之人實無氣力但米多肉賤且能一飽度日至於摩

拊料理為經久之計日有望於朝廷也尚遠參侍惟勤  
仰德之心伏乞上為瞻倚保重

荅胡承功

某再拜察學丈今時第一等人羽儀禁路參贊堂廟乃  
宜而淹留城都亦一年久何也四川關利害甚大且重  
九重所深念豈不謂四川安寧則天下休息俟時中興  
致公政地未晚今者輿圖復還敵意降順既中興矣公  
其益厚鼎茵倚須騰上以允人望

又

某再拜樓丈出關陝某被旨參佐自四月末離臨安區區道路亦既百日關陝人情安帖措畫大畧亦定旦暮歸矣樓丈日望大旆之來庶得面盡曲折第聞暴水敗路往來不快計行李亦須少阻願嚴督前驅於行府未去間得拜光儀不勝大幸

答孫學士

某頓首再拜太沖知郡學士前日同朝甚慰然鹿鹿抗

走與公未得親也去夏山間承高論兩月且開懷相與  
便如平生私自欣懌後來承乏省戶益多事而公亦不  
為朝廷留矣旦暮懷想惟心自知拜教之辱伏承待次  
高閒台候動止萬福主上以關陝初復命樞臣出使夏  
四月被上旨參佐七月抵鳳翔西南望巴山如畫圖念  
吾太沖飄蕭其間而不得見也茲忽被教審聞動履趙  
丈又具言日來為况甚佳既以慰浣而華示委曲奉之  
溫然恍如小山飛瀑留燈夜坐共讀舉子試卷時也如

馳想何樓樞措畫分屯事大畧已定惟候一見趙丈付  
以茶馬數端便為歸計此只兩日間示王晉州極醇雅  
第到此太後時然亦不敢不為官長稱其才趙丈雖老  
而精明可喜樞還朝廷當能力言於上也併惟垂察某  
自去秋作言官亡狀自合引去今尚強顏奔走者公當  
照見其心更兩月到臨安初春當得歸雅眷未望他日  
尚蒙放死生願以幅紙問我於金華山之北來書累紙  
不敢效尤亦幸加諒自餘保重不日騰攄所蘊以福利

天下至望至望

與張全真

某頓首再拜去歲冬月某備臺察員參政大資擁節行  
朝覲對而去拘文不得伏謁麾下人物踈微又不敢聊  
修記候南昌起居愧懼之心積一歲矣即日恭惟卧鎮  
名藩十州受賜坐膺顯相鈞候動止萬福某夏四月被上  
旨參佐樞密行府踰關陝抵秦鳳半年萬里幸不墜鞭  
策以歸今茲攝吏儀曹叨竊益甚念異時隨衆人出入

門牆均奉教約而盼睐獨厚受知最深庥庇之因豈無  
所自緘封恩意惟心自知雖無世俗竿牘之禮致其區  
區公未必拒而勿領也南昌控阨江西所繫重大往年  
饑民狼顧聚為盜賊今皆一二安集為郡縣如故則九  
重之憂亦日以解促還禁密講求所以福利四海之道  
公其旦夕歸乎此心復朝夕以幾歲鑰將更臘寒方重  
仰惟精調茵鼎上副瞻倚之懷

答陳長卿

某頓首再拜即刻台候萬福某前日蒙臨過喻以令祖  
銘文事中懷感愧殆不勝言累日念之終不敢承命竊  
讀行狀見所以種德遺後之道汪洋深厚非文氣益世  
者未易發揚顧此窮悴衰老之筆出語蕪陋自益藏不  
暇敢承命乎又念辛亥歲公考蘭省進士某以舉子被  
選宣有諸生禮今欲論撰先世之令猷不仰求名手而  
反下須之某所以尤不敢者此也懷二不敢不以告諸  
執事則輕率不揆之羞實自貽之願賜乎察行狀藏之

篋中他時閒坐被濯開卷欲與古人同過目故不以歸  
納併幸裁照區區尚幾面言

謝何直閣惠詩文

某再拜前日得見已如對冰雪徐讀所惠詩文五采交  
眩正味粹然真所謂赤瑛之丹所不能抗金莖之露所  
不能擬也豈勝欽嘆某行有萬里之役置此篋中可以  
洗濯道路之塵鎮壓風波之險敢不再拜

荅井都運

某頓首再拜都運中大春序晚晚伏惟台候動止萬福  
某數拜車馬之臨已深銘荷昨日又被長牋之辱有所  
懷感意勤而禮過非所宜蒙也某嘗謂事功之不立非  
世乏材而然也天生一世人自足一世用謂乏材者非  
也不材者貪進而忘其陋有材者計功而愛其力此事  
功之所以不立也不材者貪進不自知也有材者愛力  
智太過也古人則不然揣力知分不材者退聽故無僥  
冒之譏念國憂時有材者展用亦無獨善之蔽君上馭

人羣而立事功者如此而已左右綿歷之久養成俊偉之望甚盛甚休夫取四路之材供億十萬之衆此非綿薄者所能左右如探帑藏而餉賓客取之用之一談笑而辨真念國憂時之士騰驤展用之日而雅志方有鼓枻出峽泛長江秋水之興無乃近愛力之嫌乎使者雖甚愚為朝廷奏退有材之士非所敢也借曰瓜時將戒未見代者然太師卧病從他司上之於賓主之間若有未盡勉出袖中之手力扶闕蜀之民誠有望於左右勤

書言謝不覺縷縷切幸深察

與何樞密

某再拜樞密一日峻除固知慶慰萬里遠使諒亦勤勞如聞孚通和意太母面鑾成此休功尤為盛事某被瞻甚雅贊喜獨遲拘繫之身不能自力惟切瞻望而已

又

某再拜某辛酉之行為上流而出仰託朝廷不至敗事抵襄陽被受分畫指揮便知此責不輕矣畫疆分界元

無定處止令與北官商議索價之高勢自當爾使某滿足其意委之而歸則勒馬東還豈俟今日調和內外事有萬端不失此軀真為天幸使樞密不聞其畧當亦想而知也稽留使事朝廷既不以為罪而敵意似亦稍緩豈密庸之功有及是耶幸甚幸甚然疆場凡百皆已措畫不至上煩鈞念仰惟照察

又

某再拜某受生艱難所遭無易者去歲一病瀕死衰羸

顛眩力病赴事正此擾擾胡宣撫疽發不十日而死軍  
無主帥百事散漫人心搖兀不敢顧避小嫌悉為料理  
誤恩過聽就畀付之不勝憂懼某豈辭難避事者誠以  
病後心志凋落體力未全又積習之餘觸事掣肘累政  
務以姑息苟安寢至難遏今費用自十萬緡以下皆不  
論也四川又嗔催常賦黨庇遊謁一不如志嘲謗四起  
此其柰何區區之懷有未易言者續一二布之堂廟矣

荅何憲掄仲

蚤辱故人華示惕然悚懼退而祓濯誦之悚懼增甚薦  
士盛德也惟魁傑有重望氣力可以運動感移者乃克  
當之區區綿薄敢事此語藍田有賈既貧且病每見道  
旁寶玉雖眼明心動然欲市而取之則貧無資欲懷而  
去則病無力抱空恨而已雖然張敞嘗謂朱邑曰伊尹  
呂望其人不因閣下而進矣此言薦舉之力止可施於  
中人非常之才不待薦而猶興也岷峨多士之鄉所謂  
中賢之可薦者既坐綿薄而非常之士又將不因推轂

而進反復無以當厚意此所以增悚懼焉行大用矣願  
以今日所以見告者他日躬行之以寵善類敢持是說  
以謝

荅張子公

某再拜下喻稱提本末具悉台意此事在酒務言之利  
害昭然豈有無本而能取利者乎在宣司言之亦有不  
得不論者成都有稱提錢近二十七萬其借有酒本者  
二十六萬有奇借而復還闕而復取乃為旋轉若一去

而不返久假而不歸所謂稱提錢者殆虛名也一旦引  
法有敝孰稱提乎然其所謂取者非謂遽竭之也量與  
趙那庶一歲之內於酒務自不覺欠而於稱提錢本漸  
有復還之理所以止令本利相度自趙那數目漸欠補  
還而不敢科為定額者此也敝司無綱紀甚矣諸庫務  
或出入無文記或金銀與雜物同歷每考一事悉名在  
而實亡營田有石數在歷而倉則無之馬有匹數在歷  
而廐則無之官有請受在歷而人則無之其他不可殫

舉其備員以來例皆考究畧使就實如稱提錢亦是愚  
意所見如是未嘗與人謀也到此未久人未知心腹所  
欲知者皆博詢遠問而斷以愚意而已至其中否則未  
可知也尚書試為深思之

又

剝佑錢一事尤荷下諭豈不深感承公不勝怨罵而罷  
去其所親聞於胡文者而愚意復不以為然也剝佑舊  
法在處行之而獨四川能起怨者何耶此猶未論而於

軍中有大利害尚書亦聞今年冬絹幾敗事乎七月初  
諸處多是弊絹都漕司無以為計乃至退還彼此推託  
不肯收受資閭二州是也退而去者無人擔負則道路  
驅率鋪兵捉拽人戶而絹無所歸今年已如是矣州郡  
官吏安得皆是賢者所在容情作弊期限甫逼弊絹畢  
至欲盡退還則軍衣不敢後欲以弊絹與之一夫有語  
三軍不能平也欲取官吏加罪能盡停廢乎尚有剝佑  
之法可以防閑俾汙官黠吏知其必償而少自戢爾以

聞向來剥佑錢不依法取於合千人而科之民間或剥佑不以實而良絹亦或遭之殆恐招怨之由有在是也若取絹之真弊者以實佑之以所佑之數從合千人征之取一二尤無狀者按黜之似亦無害若旋行允當之後尚有無稽之論則付之勿恤而已更望尚書不以其愚而終告之幸甚

與樓樞密

某頓首再拜某正月至軍前蜀人皆襍被入山士卒懷

見啖之意謂其必以土地予敵也二月十八日還自渭上人心方少定而胡承公死矣倉卒之間中外譁然某夜半入府取其印盡籍府庫而收其文記呼諸將戒諭之至明出榜通衢應軍事許詣宣諭司自陳方得安帖數日之後率楊政以五千人齎十日糧城興趙原以控敵來路可守可戰蓋諸路之衝也城成而畊者四集于時已恐為我朝廷所留亟遣人致懇丞相且猶妄以鈞府為言謂不起之廟堂則宜付之西方今乃大不然矣

宣司積弊不可開眼不免畧以法度繩之已措畫數千  
牛勸將士盡畊綠邊之田來歲不儉則蜀人其少寬矣  
恐欲知此間曲折謾縷縷布之

荅何憲子應

某頓首再拜提刑直閣伏被置中惠帖審聞即日台候  
動止萬福不勝感慰某去歲既一見各有萬里之役自  
中夏孤寄西南便願相從晤語第以夏秋不雨關外民  
饑欲死水運方斗升而進一司弊事無處開眼意欲撥

遣措畫畧見次序然後屈致旆從相與閑閣密坐開道  
心胸以慰平生今得書而公以奉常之命背我去矣賢  
俊得路羽儀朝廷豈不深慶惟瞻見之末期亦撫躬而  
增慨爾丞相外傳并道中佳什遠辱寄示價重萬金東  
林後壁小詩不謂亦煩過眼二帖俗謬公獨不掩覆之  
俾人得以相暴章何也并用愧感公之東去指日騰上  
為名公卿何疑然澄清之志陰德之語雖朝夕勿忘也  
某蒙主上委寄無他奇畫惟嚴法度示信義使人漸由

綱紀之內自餘買牛置農器力勸將士盡畊緣邊之田  
歲儻不儉公私其少寬乎屬在原頭按閱草草為書姑  
慰愈遠跂望之懷其他不能周盡惟道塗保重是望

與樓樞密

某再拜會稽大府密邇行朝增職付之可見主上意益  
旦暮召還參秉政事之資也阻遠無緣詣門下稱慶東  
望瞻仰何勤如之伏幾益保粹和即膺真拜不勝區區  
頌願之心

又

某再拜去歲九月遣介持書謝政府仍奉短記至永康  
人行未遠已聞即起之命計只就紹興投呈也正初五  
直閣附到緘貺備審曲折深以感慰東朝就養天下  
休息樞密從容輔郡為朝廷增重威德計亦可樂某遠  
守邊徼坐移晷影一無足言其未至曠失者實餘庇及  
之此朝夕之所以懷感也戒諭寬猛之道書紳感銘某  
受於天者終不能改而人事矯揉今亦庶幾焉

又

某再拜承乏窮邊當綱紀盡廢財用殫竭之時加以夏  
旱秋霖無所措手雖自去年人馬無調發而日前調發  
之費方與了絕幸朝廷可移司之請遂得併罷官吏百  
輩遞那人馬就食水運并以營田所得充賣計司以此  
數項自利州而上已減水運二十四萬減和糴十萬罷  
催布佑錢三十二萬激賞絹錢四十三萬激犒錢四十  
萬軍器物料錢十萬關裏外大小麥在土者八百頃稍

得一稔更當痛為捐減秋冬間力懇朝廷求歸雖不得祠宮之祿亦所願儻有未遂一言之助豈無望於公乎是時續布再三之瀆

與程樞密

某再拜伏承擢從內相超置右府得士朝廷之福用儒吾道之光伏惟懽慶樞密蓄積待用為日已久雍容班列間識與不識皆知為廊廟器士人相賀不在今日更惟益調興寢寢承寵賸以副中外之望

又

某再拜某蒙主上寄委承乏西邊才短人微日虞曠敗  
非朝廷假借使得自竭則此地未容以歲月苟也商秦  
岷隴凡利害重大處分畫一切了畢若無所與者今月  
十七日已移司利州自是併減官吏省節漕運利復不  
可言旦夕別具呈稟自餘疆場寧靖不乞鈞慮

慰勾龍中丞

某頓首再拜頃聞先朝議以微恙終壽初不敢信而傳

者衆至知公果抱此憾驚吁悲悼不能自己何造物者專以禁禍扼公使凶險相仍而不得振耶親猶失之他尚何云至於孝愛絕人一旦孤立起居笑語以時追慕其痛傷顛顚銜毒茹悲當有大不堪者節哀自重持平奏吉之後以大勲業照映門戶則九原猶可慰也

與程舍人

某再拜某前年冬使道西出至江鄂間見邸報伏讀姓名恨已遠外不得見去夏以來獲接西南士友所以講

聞盛譽甚休日以君相得賢為慶而不敢為左右賀也  
方圖移司小定修咫尺求自通叙不謂肯臨之記萬里  
先到懷此愧感無言可喻果不彼外區區幅紙當繼此  
以進矣

又

某再拜朝廷尊榮武事向息必有雋傑出為華藻宜舍  
人之不掩於蜀也欽仰之甚彥實器先諸公頃皆省戶  
相從之久粹然之氣今猶不忘自應有同舍之樂順之

聞其請祠不謂已為古人聞之傷痛併蒙見告尤知睦意

又

某再拜孫法曹得稱譽如此賢可知也第本司官屬機宜而下凡十員除兩員專管治種田不用士人外餘八員乃張漢之曹績湯沂成份樊奕熊彥璋范寧之范芑皆已入幕內三四人未奏名者先試以事然已充數矣某去年孤入西方眼無相識訪而不可得如法曹也豈

易聞耶獨承命之晚爾雖然不敢忘也

與李殿院

某再拜伏審密承殊賧擢置副端朝廷得人士類稱慶  
殿院殖學抱器蘊藏有日今此發揮其剛明之氣忠厚  
之澤雍容於人主之前者想惟炳炳然也富貴鼎來前  
有萬里此正未定為左右賀少見區區之意云爾

又

某再拜某辛酉之冬奉使西方睽闊以來今涉三載傾

遡道誼曷日而忘其不能以時上記則遽冗奪之亦辱  
照恕之否遠徼在天一涯邨吏以狀至喜君子之得路  
書不逮占辭而遣併遲旦夕別奉峻除之賀

答資州邵知郡

某再拜某萬里遠來目見陝蜀利害朝廷既自有所處  
敵意後來亦漸衰謂可以不至甚愧而歸矣軍無主帥  
忽被承乏之古憂愧殊無計但重為力而誅不勝朝  
廷他日雖憐之無及矣瞻照頗深亦有以相警悟否不

勝因風之願

又

某再拜軍前解甲士卒皆休息不勝幸甚但屯列十萬之衆饋餉激擣器械寨柵無一可罷用度動以百萬計畧州縣而不問則他無從出外有闕誤則內為郡邑之憂督而急之則郡邑亦窘可憐第恐彼此照察於本司合起窠名不至有闕是為大幸下喻激擣錢方且圖之尤見留意也因示故縷縷

答提刑何祕監

某再拜丁巳參際於建康戊午周旋於臨安其後某承  
乏省戶舟銜上夔峽之水自是不得均茵馮矣東西萬  
里郵置渺然雖劇奉懷何以自見今不復縷云也執事  
學業風流久當羽儀朝廷持節鄉邦固自遠有光華而  
論人物進退者未嘗不竊以為悵行觀騰上以滿輿言

又

某再拜去歲被旨出使止是撫諭江鄂因為川陝之

行中道得分畫指揮遂此留滯數月之間以身嘗死者  
屢矣今復掛繫於此憂深責重如擎盤水而立來示委  
曲深見朋友之意尤切感荷也關外大旱合江而上水  
流如帶軍儲升斗而進又興洋間憔悴尤甚近減戍入  
關盡捨二州支移及減免和糴之類方有生意欲推而  
廣之勢猶未能者一司千瘡百孔皆未補塞區區之懷  
欲言不盡

荅巴州周知郡

某再拜縷縷之諭一一備悉某到此愛惜錙銖如私帑  
中物聞左右節用之言豈勝欣喜雖然吾人又當體國  
觀時較量輕重不可一槩論也斲數夫之費此郡縣之  
小節撫存來歸乃朝廷之大恩至於不循教令為孽害  
民者自當付之以法更惟財照

荅喻運使

某再拜省戶游從之樂回首如夢每念小牕孤寂側耳  
聽公高雄偉捷之論于今使人不能忘也漕粟輓餉已

非所宜今復投置可為浩歎何當見左右騰上青雲以  
文字飛鳴慰此旦夕之望乎臨書之懷猝猝難道所謂  
心之精微不能致萬分也

荅鮑右司

某再拜別後瞻企良勤中忤兩嘗修問皆徹視否初聞  
榮躋宰蜀方竊慶慰旋知復出江上國事勤勞自無外  
內委之重者豈非付之親耶更少展力徑登禁近無疑  
矣某因緣使道遂成留滯屬歲不登一司蕩然無復綱

紀隨事補塞未見功效惟日憂畏也此懷何當面既臨  
書增仰

荅簡州李知郡

某再拜為別累年不綴西望緘書不致愧亦如何去冬  
銜命而出正月抵故鎮諸郡記問如束筍而公無一紙  
相訪每切疑怪今領惠帖乃知嘗辱遣教何所遺墜使  
不及拜也簡政固報成矣而北山之約遂成謾語深切  
慚負此身流轉於利害之場久而未脫狀如孤舟縱入

波浪中勢雖未定抵岸之心元不忘耳懷嚮道誼惓惓  
無以為情何當密坐傾倒此意臨書惘然

答簡州文知錄

某再拜盥讀緘書已知鼎味詳覽巨編究見所存某何  
人荷不彼如此深感幸也踐執事之言不至虛辱庶其  
可以酬厚意爾

答潼州宇文龍圖

某再拜自聞抱琴瑟斷絃之悲日欲修慰遲頓不敏汨

沒於文書兵食之間久而未暇來緘先辱奉之惕然且  
認拊存不見斥絕之意愧感深矣奉祠之請初何為而  
上朝廷重違雅志聞已報可伏計命至即行矣拘繫終  
無緣瞻望以慰平昔為恨何窮

與王參政

某再拜自聞鈞旆奉迎淮上東望延頸者今已閱月九  
月二十九日果聽德音想惟寶馭渡淮率先拜舞雍  
容班首驩動百僚君臣之慶可謂盛矣無緣面贊但切

馳情

又

某再拜某遠守邊徼朝廷有大慶而不得與百執事之後塵蓋亦骨相之貧也此見省劄知有新執政而未知為誰不敢輒具啟續當遣發乞參政為一言之干冒皇恐

與兵部程侍郎

某再拜紹興壬子廷策進士某忝隨諸生後獲望光塵

又三年試吏永喜此身日多事矣瞻仰道誼雖無日不謹而侯承記室之禮曠不及修踈慢之罪欲自文而不能侍郎丈尚存雅故而炤察之否臨書叙列愧忤滿懷

又

某再拜某去冬被旨出使中道讀邸報知執事者將還朝竊自慰喜謂旦夕使道東歸不以罪斥則均茵馮而耳教約尚可幸也疆場無人就蒙留師不惟綿薄淺闇不克負荷是憂而相距萬里承顏未逮中亦歉然矣

百遽為書姑見萬一

荅渠州知郡郭直閣

郭思之子

某再拜持辱緘示先閣學士詩盥讀再拜如見風采其憂時之心先見之明與古並駕而潞公之知人接士又何其絕俗也三復欽仰非言可盡

荅京西蔡運使

某再拜信叟來能言動靜謂為政甚力及謂來緘果見料理荒殘所以為國為民之意甚遠不勝欽嘆某猥當

邊寄責重憂深疾病之餘志意衰落非前日上竺山間  
人物也何當一見道此心曲

答江西蔣運使

某再拜伏自拜違今將一歲所謂僧坊夜話道次語離  
此懷未嘗頃刻置誠以回首萬里各在一涯抗走塵埃  
畧無修問之暇記室指以為尤某亦何辭來緘臨之更  
被甚溫之語使人並以感愧此懷猝猝萬一不究

答簡州李知郡

某再拜類試特恩進士念非老友莫可為諸公持銜者  
盥讀策問欣然歎仰不知勤動之有愧也更辱遣問感  
亦深矣區區之懷餘不能盡

荅懷安羅知軍

某再拜臨安仕宦大抵相值頻而款晤之日少及其別  
也飄忽東西各隨所向惟自企懷爾棘寺美解之後記  
問不能通今忽被貺感慰如何獨以相距正遠未緣面  
叙臨紙此懷尚有不勝言者

荅銅梁王知縣

某再拜去歲入西方便聞賢譽獨以未見為恨繼而承  
乏軍前相距正遠一紙之薦姑見區區欽慕之心無足  
德者率易之罪恐未免爾尚幾仁明有以原察

又

某再拜別紙之喻備見君子之心不相視如他人矣深  
所感佩軍儲不可減誠如來教吏祿可裁者尚未諭其  
說願詳及之求之節儉真是確論此區區蚤夜所不敢

忘者某自到官燭以寸計果以枚計人或笑其瑣瑣而  
某獨謂積習爛漫之餘不先從自己與本司正之莫可  
回也今已得移司指揮矣併省官吏輕減水運又復力  
勸諸將盡耕沿邊之田來歲儻不儉庶可漸寬每取州  
郡一錢如割截身體敢忘痛耶因左右縷縷布之

荅譚監務

某再拜長至令辰以軍中後於治禮不敢修問駢緘寵  
臨愧荷深矣新陽已享道德方應時而茂百順之臻不

復以頌賢者惟幾為遠業自愛重

又

某再拜書記之妙意瞻之溫佩荷雖深亦有餘愧督苟  
簡以治職業率將士以就計律人儻不以為難而諒其  
愚庶幾可濟至於脫膏血就饋餉內已困弊而外猶告  
不給殫竭愚慮欲救萬分而未得其策三慶之目獨此  
為未敢領雖然終期不負閣下之意而已

答賈茶馬

某再拜馬政朝廷所先茶賦蜀人所病隨宜兼濟之當  
有能者宜九重之不能捨左右也久政來音頗勞東望  
茲忽被貺何慰如之少出袖中之手以奏之政便可一  
新不勝至望

荅劉黻戶部

某再拜去年中夏到官秋冬間臨安故舊有遣書道誠  
美者及接此間士友其稱謂閣下同一辭所恨事權非  
前日比自官屬之外盡是朝廷除授無路可以振揚光

輝然以所得人物姓名布聞造化者當為左右勉之計  
朝廷以簡拔善士為急當亦自有進寵之命何待鄙人  
之言

答喻郎中

某再拜去年中秋被專帖時以病後目眩忽猝之報命  
筆史床前書之使者去事隨日生又四面書問如束筍  
奉懷雖深不復通記矣正此愧仰遽領華示便若對面  
何慰如之山居無事文思當益清苦相從之日渺未有

期臨紙傾逝

又

某再拜駢緘爛然與來帖俱玩不能去手詞宿意新字  
字有來處非後生淺學所能讀也東朝就養朝廷禮文  
新煥必尋執筆華藻之士為時特書公其可以趣裝矣  
答賈茶馬

某再拜左右持心剛明發於政事者類非習敝玩常之  
態欽仰未易一二云也顧方孤寄遐邊每以區區無所

借助為恨今少快矣雖然久壞者難遽治遠人者眾怨  
集委蛇曲折以濟利刃此所望於左右者也辱知敢爾  
荅瀘南安撫李待制

某再拜某東陽陋人晚就科名竊斗粟以活其孥平時  
講聞盛譽願識而不果今茲備數守邊雖有聯事之幸  
而參晤之期猶坐拘繫馳遡道德何勤如之區區此懷  
言不能盡

又

某再拜瀘為名府付之得人朝廷無慮第若成君子當  
羽儀華近淹之師聞未為允也某疾病之餘志力衰落  
負此重責蚤夜憂懼警悟之益後當丐諸左右茲未敢爾

荅韓參議

某再拜撥煩之久付代而歸想如解縛至於親故相見  
之懽園舍幽適之趣樂亦無涯矣第憂世之心功名之  
會方相違而未遂識者豈容無恨更煩別啟為禮過勤  
俗冗相仍占辭不逮併惟照恕也

荅致政李中大

某再拜伏承賜閒之命已遂所乞蓋易退之風朝廷之所樂聞而士夫之所欽仰也休養天和年德彌劬其與俯仰於名利之場者固自有間無緣面慶更辱先貺感愧之懷言有不能盡者諒察之可也

又

某再拜遇知友必詢動靜如聞日來體力稍安固已為慰今茲被貺喜可言哉脫俗吏煎迫之苦而就家食從

容之樂宜不樂而愈也其備數鹿鹿凡百如式裁節用  
度漸為蜀人求安樂之道未知得濟否爾因知愛言之  
荅虞運使

其再拜賁者撥煩非所宜易漕變子未厭衆論然不擇  
事而安古人之心也比以遣發田候一軍老小踰二萬  
衆舟車之須供饋之費本司雖已一切戒約各有定數  
然經由路分儻不調護出之必遺州縣之憂故冀得君  
子蚤來協濟田今行已久矣公亦可無事然度亦未出

缺且煩在司照顧下訪少遲無害也伏幾諒察

與羅中丞

某再拜往者漢中饑又關外居處之民日有移徙今夏漢中麥大熟而關外疆場已定人情甚樂雖對境時有文移整會細故及陝西叛亡欲來者不過以禮酬答善言謝去率無足慮惟是疾病之身年來衰替勉策鈍滯終恐顛錯上累雅故此其所以不能頃刻安也中丞亦有以警教之否

與樓樞密

某頓首再拜四川連關外大稔營田所入及二十餘萬  
斛魚關合江上下廩廩皆滿水運之弊亦十去五六今  
秋又與吳少師於興趙之外馬嶺之間修築營田大寨  
軍民安樂之來歲科敷於所減百八十萬緡外當更裁  
損近又約到北官定洮岷界馬路並無妨阻應分畫事  
一切了畢第某自賤累到此幼累翻病豚犬新婦六月  
末姪子中胃反而死又老身疾病比舊遽衰龜勉從事

其亦何聊俟及兩考從君相丐祠宮之祿未知得遂否爾

答勾龍中丞

某再拜某守邊何能行亦再歲蜀士夫固客之而區區  
自省實無以自容也兵未可遽銷費未可遽削之論如  
坐吾軍中而見其情狀豈不銘歎至謂其間自有寬省  
之術則小人日夜計慮而未得者公其終惠之乎惠一  
言使見大畧更容思索以進則豈獨某之幸公所以幸  
鄉里者多矣至叩至望

與樓樞密

某再拜某去年冬月嘗拜稟目計遂呈浼近頌六月二十八日所賜緘帖既荷不忘又得以詳起居慰浼殆不勝言久不收鄉書但聞夏旱異常深以為慮會稽大稔仁人之澤自應爾也某鞭策駑鈍凡百粗見倫理前記亦布其畧謾以裁減數目拜呈右護軍昔養六萬今九萬人又十年功賞三師下轉行十萬餘官歲計尚牽拽不合其所裁減皆本司所用度也利州以下水運減三

分之一以上至魚關一節僅減五分之四以本司營田及糴買數就關頭兌那故有是也魚關計司四月支歲計有一年之積本司儲粟今百三十萬斛異時備邊米常不滿六萬今歲再稔數當加多矣然蜀人獨以不盡除去窠名為恨此所不能辨也今年五月成二考專人丐祠文字已在道未知便得遂否爾

又

宋修撰之諭恐應命不及此間並無辟差窠闕屬官舊

係本司專用近稍稍從朝廷除授矣此外惟關外四倅  
計辟皆已有人其為代者近亦朝廷差人矣范徹者若  
在川中渠當自知蓋今日宣司非異時比也一書報修  
撰公乞鈞旨送達周會稽介潔而能官託大庇之下惟  
惠顧之幸甚中間相隨宣諭一出墮馬損臂而還亦嘗  
干叩廟堂命薄無所成就某氣力微弱有言無效樞密  
能造化之否率易為致區區惶恐惶恐

答瀘南李待詔

某再拜願見懷日日之私拘繫不得前也下諭有訪逮之約奉之欣懼左右以法從名流上煩卧治豈當輕戒行李貽館人道路偃薄之勤公文不敢輒違來命姑依應而往若以所欲論者遠幅紙詳告自足以通千里之心公其深照之可也

答成都路榮運使

某再拜下諭職事二件備見留意祇以欽服貫頭錢逐年承例入帳得旨科撥計司非敢輒取也水火不到

錢亦是有制置司以來取用獨今年某奏知推與計司  
令分州郡之窘使非舊例敢創開耶目今養兵如昨邊  
備不可弛頃所減二百萬皆是苦意裁節宛轉那兌之  
數若計司歲帳雖一一盡得猶闕三百萬緡朝廷方今  
多方剗刷爾鹽井所亦是歲帳得旨之物約時價為  
高下初無定直貴司知市價則知計司所取為虛實矣  
至於必欲取鹽自賣恐亦紛紛已禁止計司使於價直  
令相周旋旦夕因見自可與之面論也

荅賈都大

某再拜下諭督過之言聞之愧悚然愚意以左右申請  
為是則不敢也使臣請給既無所歸自當申明但欲以  
歲帳內所取絹互相支兌則不相關矣茶馬司錢絹前  
官與宣司辦事非一日某頃時所以一切聽命者非不能  
爭也知左右純誠無他前人起瑕釁置機械欲使公蹈  
而發之故專為左右破此爾今若更指前項絹為押馬使  
臣請受則似太甚若此絹可支為利路使臣請受則責

司凡有闕乏皆得指矣老先生其亦出於一時勿思耶某  
愚無能惟平心論道理自謂無愧至於督過長者豈某  
所敢職事所在時乃一鳴正惟知友見諒也愧悚愧悚

荅變路鄧運判

某再拜鹽事以所未安再煩條畫以繫重大雖四顧無害  
及其舉行尚當有礙切勿憚往復論議令見的確也變路  
米比二十三年所運已減三分之一近又兩次將利  
路餘舟分借然而米運終不前何也零落留滯於江干

寂寞之鄉米敗而人散動踰歲月豈仁人君子每形愛物  
惠衆之言見於施行者乃如是相戾乎左右必有以處也  
利米欲於閬州出卸亦戒都漕司如所諭矣併幾諒察

荅簡州何教授

尚書上古之書也但尚書傳於今者非上古之本上古  
書皆科斗文字孔氏已謂時人無能知者更以竹簡寫  
之則易科斗為隸書遂多訛謬或謂逸書若稽古之上  
猶有粵字字既脫落又以若為順以稽為考左右破安

國此論而專以稽古為義此可以類見左右之學矣可  
勝欽歎後漢所傳尚書孔融作傳鄭玄註解陸明德知  
其非孔氏本矣學記引說命曰念終始典於學鄭氏註  
云高宗夢傳說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尚書今亡是  
知元果不見孔氏尚書也孔氏書晉元帝時復出於豫  
章流傳至今今日適更休少閒因與左右論之

荅潼川路于提刑

某再拜獄囚姦淫宜端人之所共嫉前期申明使黥計

不得逞豈不甚善但先列罪人之詞而繼之以今來勘  
狀則惡跡昭著今乃謂勘狀雖爾而罪人之詞云云疑  
若助桀也來書示諭再三已曉然矣吾人何心激濁揚  
清深有望於賢使者故不得不為左右辨之道理既明  
便自不足致慮幸察

荅范運使

某再拜牛車之喻備見經畫所以求欲寬民者無所不  
至但聞卓筒與牛車自是兩般不可更相為用兼水脉

增減不一大井之水人力取之有不勝則至於用牛車歇水小井雖牛亦當暫停今槩變卓筒為牛車未詳其說蜀人困敝極矣要當以不擾為先徐徐因事調護乃為得計又欲尋遺利而取之雖意在裕之恐後日不能無患賢者之心洞洞可見職事有疑不敢不進其愚更望詳察

荅韓知郡

某再拜傷農之憂尤見遠識此蚤夜所不敢忘也諸漕犬率以無錢為辭勢亦不能辦宣司分託諸郡微增市價

糴之而悉意相助者十不二三殊可歎也目今已糴數亦五十萬通營田儲積凡百四十萬矣但勞心費力譬如粟粒不知頭數蓋相助者寡爾今年營田比去歲增廣公當亦為我喜因照愛故及之

答西路何提刑

某再拜久不瞻晤雖日對文書未嘗不懷冰雪而跂思也忽被專教豈不慰感然連紙為劄相置於踈絕之地不復具記問如知友當有獲罪於執事者顧勿自知耳愧

甚愧甚令弟雖未見書聞氣格已可喜稱薦出於率易  
不足為德某承乏邊陲行欲再歲區區無補何愧如之  
凡可警悟者日願不彼臨之而未之有聞不勝叩望之  
至懷間萬端因書不能具道諒察幸甚

荅合州楊知郡

某再拜三江之衝饋餉之冗雖各有專職亦賢守是賴  
左右材器敏博不惟自當以惠人濟務為已任而人亦  
以是望公矣扶助整齊之計亦不得辭也譽望既休寵

進直可倚而俟耳

又

某再拜凋瘵之民久思休息而某以綿陋閭閻淺之資適當其責非諸郡肯同出力則區區鄙人其曷有濟經營之助譬發之言則惟朝夕以聽之無實過情之譽既不敢領亦非所望於知友者焉正惠公守邊之事誠至論也敢不欽拜

與李中丞

某再拜中司之選尊重而光榮祖宗以來非學問行

實兼著不以付之益參贊大政惠休生靈皆便自此途  
出中丞其為時茂對茲寵區區賀幅當繼是以行

又

某再拜某甚陋人也蒙上寄委不得以陋辭黽勉邊  
陲行亦兩載為蜀人旋減科賦今亦二百四十萬緡種  
營田一千二百餘頃第養兵如故而陞轉十年以前軍  
功未已蜀人方欲盡捐所賦此所不能辨也至於謹關  
梁練士馬凡百不乞貽慮

荅榮運使

某頓首再拜運使大監奉教伏承夏氣已炎神相吉德  
台候動止萬福不勝感慰別久懷間願道者非一然千  
里遣書精微難盡則亦付之因循而已辱貺所以尤愧  
忤也激擣錢之諭備見君子薰然之意第某亦無可為  
計者欲取諸軍更戍之錢將士有名之費自今一切罷  
去則違拂人情似非為國慮事者彼乞盡行蠲減者皆  
州縣小吏無知之語此輩無事則瞋目亂道有事則斂

尾如鼠左右當自照知若元降指揮則已令報下至如今年所取之數亦有近畫之旨某必不敢鑿空為名誑欺貴司罔取西路之錢至於所取窠名則自有累年舊例大旆坐府固未久如同官運使應副軍前者非一宣撫矣何今日而獨見詰歟雖然如左右所論豈不較然但吾人職事當通而為一凡有利害均為國事不可見此而忘彼大抵今日之事在於同心講究共尋撙節之道經營一件然後補除一件此錢自百八十萬緡裁

減將一半今一半者念念捐減而力有未能每歲終具  
支用數上之尚書省非不敢使朝廷聞知也自領來示  
夙夜思之必不得已則去年十月以後所添井戶錢引  
一道當指以為窠名儻用此塞激犒之冗似可少寬旦  
夕當行下矣區區愚陋煩左右鐫誨至於縷縷而未能  
相稱使公盡洗煩苛之志未得行於四川可勝愧恐更  
望深諒此心而原貸之於理有未當者却須再示惶恐  
惶恐未緣修晤伏幾為遠業加愛

荅錢宣幹

某再拜綿陋當重寄願得賢知友之助此旦旦之心也  
左右辱臨之豈不甚幸但無所被受而增一官有所不  
敢先煩權攝以待後命又既無員使左右自諒所以處  
此者當亦無策矣更俟檢會前申求速置以稟堂廟併  
望照悉

荅變路鄧運判

某恐悚論事各有所見不能使人同也第官中文移必

得應報而後已省部日日行下其豈得終已哉若䟽駁却有未當條析再來自是無害吾人於官事何所容心大率只如爐亭中講題目衆說交攻歸於至當之論其為朋友者常自若願公無疑幸甚幸甚

荅柴倅元章

某再拜與元章別後無非瞻仰之日然一從流轉西南責重憂深惟軍旅財賦是問不暇作書寄遠矣被帖恍然如夢寐中與故人語其為欣喜猶疑未真也廬陵古

佳郡隨事為利益自有樂地但儒雅蘊藉宜上清華尚  
使撥州郡之煩者亦何理哉厚自珍護以俟知寵

又

某再拜辛酉出使道上一病瀕死壬戌二月與北官會  
議渭河上三月胡資政物故五月被旨留帥自是與  
東南遠矣始至之日帶甲者十萬仰口待哺而廩餼無  
儲粟四川久輸之民氣銷力盡喘喘將絕念無以救之  
於是亟買數千牛率將士盡耕漢中之田年來歲得粟

近三十萬斛覆實虛冒裁節用度歲為蜀人捐減亦五  
百萬絡疆場安靜勁兵精卒斂而不用誠可藏拙第疾  
病增進志力凋落祠宮之懇日至堂廟引首望之不置  
也萬一得遂乘峽江未起之時笑謝軍民而出徑卧山  
中亦無甚愧因書輒為知友言之

北山集卷二十